



列傳第五十七

金史百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葛羅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赤

勃修

粘葛奴申 劉天起附

完顏婁室

烏古論鎬

張天綱

完顏仲德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官或曰策論進士天興初倅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



市肆喧闐如汴之闐闐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指以爲東南生路明年哀宗走歸德改陳州爲金興軍馳使褒諭以奴申爲節度使俄拜叅知政事行尚書省于陳於是奴申立五都尉以將其兵建威來猪糞虎威蒲察公達振武李順兒振威王義果毅完顏某凡招撫司至者皆使隸都尉司是時交戰無虛日州所屯軍十萬有餘奴申與官屬謀曰大兵日至而吾州糧有盡奈何乃減軍所給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六斗將領則不給人心稍怨故李順兒崔都尉因而有異志劉提控及完顏不如哥提控者預焉奴申知其謀常以兵自防及聞

大元兵往朱仙鎮市易奴申遣五都尉軍各二百人以李順兒副都尉崔某將之襲項城寨令孫鎮撫者名順兒議兵事孫至其家順兒已擐甲孫欲觀其刀順兒授示之孫色動即出門奔去順兒追殺之乃上馬引兵二百人入省說軍士曰行省尅減軍糧汝輩欲飽食則從我不欲則從行省於是省中軍士皆坐不起奴申聞變走後堂追殺之提控劉某加害解其虎符以與順兒并殺其子姪壻及鄉人王都尉順兒令五都尉軍皆甲守街曲自稱行省署元帥都尉以劉提控語不順斬之坐中明日遂遣尅石烈正之送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倚就加順兒淮陽軍節度使



行省如故未幾虎威都尉蒲察合達與高元帥者盡殺順  
兒之徒舉城走蔡州大兵覺追及孫家林老幼數十萬少  
有脫者初奴申聞崔立之變遣人探其事情而順兒崔都  
尉亦密令人結構崔立適與奴申所遣者同往同還順兒  
懼其謀泄故發之益速奴申亦知其謀故遣龔項城欲因  
其行襲殺之然已爲所先劉天起者起於匹夫初甚庸鄙  
汴京戒嚴嘗上書以干君相願暫假一職以自効每言戰  
國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監造革車三千兩天  
興元年授都招撫使佩金符召見乞往陳州運糧上從之  
一時皆竊笑其僥倖及至陳行軍殊有方略每出戰數有

功陳人甚倚重之順兒之變天起偃蹇不從爲所殺同時  
一唐括招撫者亦不屈而死

完顏婁室三人皆內族也時以其名同故各以長幼別之

正大八年慶山奴棄京兆適鷹揚都尉大婁室運軍器至

白鹿原遇大兵與戰兵刃旣盡以條繫掉金牌力戰而死

九年正月大兵至襄城元帥中婁室小婁室以馬軍三千

遇之於汝墳時大兵以三四十騎入襄城驅驛馬而出又

入東營殺一千夫長金人始覺之兩婁室以正旦飲將校

皆醉不能軍遂敗退走許州會中使召入京師天興二年

正月河朔軍潰哀宗走歸德中婁室爲北面總帥小婁室



左翼元帥收潰卒及將軍夾谷九十奔蔡州蔡帥烏古論  
栲栳知其跋扈不納遂走息州息帥石抹九住納之時自  
華以上命迭虎符於九住為息州行帥府事九住出近侍  
好自標致騶從盈路三人者妬之各以招集勤王軍士為  
名得五六百人州以甲仗給之久之漸生猜貳九住亦招  
負販牙僧數百人為虎子軍夜則擐甲為備一日九住使  
一萬戶巡城三帥執而駢之使大呼云勿學我欲開西門  
反即斬之乃召九住九住欲不往懼州人及禍乃從三百  
卒以往三帥令甲士守街曲九住從者過處處執之九住  
獨入三帥問汝何為欲反九住曰我何緣反三帥怒欲殺

者久之小婁室意稍解頗為救護得不殺使人鎖之以夾  
谷九十為帥無權息州蔡帥栲栳聞九住為三帥所誣上  
奏辨之三帥亦捃撫九住之過上聞朝廷主栲栳之辨且  
不直三帥六月赦至蔡栲栳懼九住為三帥所誅遣二卒  
馳送詔書於息乃得免及上將幸蔡密召中婁室引兵來  
逐婁室遲疑久之乃率所招卒奉迎七月上遣近侍局使  
入息州括馬即召九住九住至與中婁室辨於上前時中  
婁室已授同簽樞密院事上不欲使之終訟乃罷九住帥  
職授戶部郎中以烏古論忽魯為息州刺史時有土豪劉  
禿兒馬安撫者自蔡朝還以軍儲不給叛入宋州之北關



爲所焚毀是時城中軍無幾日有叛去者且覘知宋人有  
窺息之意息帥懼上奏請益兵爲備朝廷以叅知政事抹  
撚兀典行省事于息州中婁室以同簽樞密院事爲總帥  
小婁室以副點檢爲元帥王進爲彈壓帥夾谷九十爲都  
尉以忠孝馬軍二百步軍五百屬之行省院於息將行上  
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金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  
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  
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卿等勉之八月壬辰行省遣人  
奏中渡店之楚初兀典等赴息旣至之夜潛遣忠孝軍百  
餘騎襲宋營於中渡我軍皆北語又散漫似之宋人望之

駭愕奔潰斬獲甚衆復奏元帥張閏不遵約束失亡軍士  
乞正典刑婁室表閏無罪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獄中蓋  
閏爲婁室腹心九住之獄皆閏發之兀典庶得其事因其  
失律而誅之也九月以忽魯退縮不能撫御民多叛去奪  
其職以夾谷九住權息州事十一月宋人以軍二萬來攻  
城中食盡乃和糴旣而括之每石止留一斗并括金帛衣  
物城中皆無聊矣前兩月蔡州以軍護老幼萬口來就食  
北兵覺之追及於二十里之外至息者才十餘人至是蔡  
問不通行省及諸帥日以歌酒爲事聲樂不絕下及軍士  
強娶寡婦幼女絕滅人理無所不至三年甲午正月蔡凶

列傳

金史百十九

五

庚子德



問至諸帥殺之以滅口然民間亦頗有知者初諸帥欲北降而逆相猜忌無敢先發者數日蔡信聞然諸帥屏人聚議皆言送款南中爲便時李裕爲睦親府同僉桓端國信使下經歷官乃使送款于宋遂發喪設祭謚哀宗曰昭宗州民奉行省爲領省丞相總帥左平章皆娶婦十三日舉城南遷宋人焚州樓櫓州人老幼渡淮南行入羅山委曲之信陽北兵見火起追及之無有免者且誅索行省已下官屬于宋宋人令官屬入城託以犒賞從萬戶以上六七百人皆殺之軍中亦有奪命死敵者宋人諭諸軍行省已下有罪已處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軍防之旣而與北軍接南軍歛避一軍悉爲所殺

爲古論鎬本名栲栳東北路招討司人由護衛起身累官慶陽總管天興初遷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二年哀宗在歸德蒲察官奴國用安欲上幸海州未決會鎬餽米四萬餘斛至歸德且請幸蔡上意遂決先遣直學士烏古論蒲鮮如蔡告蔡人以臨幸之意六月徵蔡息軍馬來迂以蔡重鎮且慮有不測詔鎬勿遠迎幸卯車駕發歸德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數日足脛盡虺參政天綱亦然壬辰至亳上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餘匹而已行



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爾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毫之南六十里避兩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上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是日小婁室自息來迺得馬二百已亥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上儀衛蕭條莫不感泣上亦歔歔者久之七月以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初鎬守蔡門禁甚嚴男女樵采必以墨識其面人有以錢出者卜取一分有半以贍軍上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時大兵去遠商販頗集小民鼓舞以爲復見太平公私宿釀一日

俱盡郟城土豪盧進殺其長吏自稱招撫使以前關陝帥府經歷范天保爲副至是天保來見進麥三百石及獐鹿脯茶蜜等物遂賜進金牌加天保官自是進物者踵至旣而遣內侍殿頭宋珪與鎬妻選室女備後宮已得數人右丞忽斜虎諫曰小民無知將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上曰朕以六宮失散左右無人故令採擇今承規誨敢不敬從止留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遣是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於鎬鎬亦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上甚以尚食關供爲言上怒雖擢拜大夫而名見特疎小婁室之在息



州也與石抹九住有隙怨鎬為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婁  
室見於雙溝因厚誣鎬罪上頗信之鎬自知被讒憂憤鬱  
抑常稱疾在告會前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懽姪大安來以  
女魯懽無反狀為官奴所殺白尚書省求改正尚書省以  
聞上曰朕嘗謂女魯懽反邪而無迹可尋謂不反邪朕方  
暴露遣人徵援兵彼留精銳自防發其羸弱者以來既到  
睢陽彼厚自奉養使朕醯醬有關朕為人君不當語此細  
事但四海郡縣孰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  
自負而有驕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駕馭人材以濟  
艱難錄功忘過此其時也其釐正之羣臣知上意之在鎬  
也數為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  
參機務又薦以自代上怒少解及參政抹撚兀典行省息  
州鎬遂以御史大夫權參知政事九月大兵圍蔡鎬守南  
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未幾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  
下殺之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為全真師佯為狂態  
裸顛露足綴麻為衣人亦謂之麻帳先生宣宗嘗召入宮  
問以祕術因出入大長主家殊有穢迹上微聞之勅有司  
掩捕已逃去正大末從鎬來官汝南人皆知與其妻通而  
鎬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鎬為營道宇親率僧道送使居之  
車駕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



糧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單假神師退敵之意授一真人之號旋出奇計北兵信巫必駭異之或可以有成功參政天綱以爲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詭計可以退敵及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說大帥贊盞爲脫身計時郎中移刺克忠負外郎王鶚具以向者麻帔爲言上怒殺之

贊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讒賊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軍乃追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此爲古論鎬華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効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蓋可知矣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也至寧元年詞賦進士性寬厚端直論議醇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咸寧臨潼令入補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以鯁直聞陞戶部郎中權左右司員外郎哀宗東幸遷左右司郎中扈從至歸德改吏部侍郎知元帥官奴有反狀屢爲上言之上不從官奴果變遂擢天綱權參知政事及從上遷蔡留亳州適軍變天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州賴之以安及蔡轉御史中丞仍權參政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上封事請大舉伐宋其略云官軍在前飢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頗合上意上



命天綱面詰其蘊藉名與語無可取者然重建上命且恐  
閉塞言路奏以爲尚書省委差官護衛女奚烈完出近侍  
局直長粘合斜烈奉御陳謙權近侍局直長內族泰和四  
人以食不給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天綱奏令監之出門  
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見殺時人快之妖人烏  
古論先生者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右丞仲德接  
田單故事欲假其術以馭敵語在烏古論傳上頗然之天  
綱力辨以爲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爲此賊所誑  
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  
如獅子狀而惡別制青麻布爲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馬  
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尋少却彼必來追  
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鈿于頸壯士乘之以突彼  
騎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  
曰不可彼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  
恐徒費工物祇取敵人笑耳乃罷之蔡城破爲宋將孟拱  
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備禮告廟旣而命臨安知府薛瓊問  
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  
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其語宋主召  
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  
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



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少穎悟不羣讀書習策論有文武才初試補親衛軍雖備宿衛而學業不輟中泰和三年進士第歷任州縣真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爲

大元兵所俘不踰年盡解其語尋率諸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名見竒之授邳州刺史無從宜增築城壁匯水環之州由是可守哀宗即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德疊石爲基增城之半復浚隍引水爲固民賴以安正大

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及扇車回時北兵叩關仲德適與前帥奧屯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驅而東阿不里素無守禦之策爲有司所劾罪當死仲德上書引咎以謂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歸罪前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貫其死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爲柵屯田積穀人多歸焉一方獨得小康號令明肅至路不拾遺八年四月詔授仲德鞏昌行省及虎符銀印天興元年九月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陝州時兀典新敗陝州殘破仲德復立山寨安撫軍



民會上以蠟丸書徵諸道兵入援行省院帥府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惟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擷果菜爲食間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上東遷妻子在京師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宋門問東幸之意知欲北渡力諫云北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願加審察臣嘗屢遣人奏秦鞏之間山巖深固糧餉豐贍不若西幸依險固以居命帥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與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上已與白撒議定不從然素重仲德且嘉其赴難進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軍次黃陵二年正月車駕至歸德以仲

德行尚書省于徐州既至遣人與國用安通問沛縣卓翼孫辟冲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爲東平郡王辟冲博平公升沛縣爲源州已而翼辟冲來歸仲德畀之舊職令統河北諸砦行源州帥府事用安累檄王德全入援不赴仲德至徐德全大恐求赴歸德仲德留之遣人納奏帖云徐州重地德全不宜離鎮仲德慮州廨不居亦無兵衛自防日以觀書爲事而德全自疑益甚二月魚山總領張璪作亂殺元帥完顏胡土降北仲德累議討之德全不從即領麾下十許人親勸民兵得三百人徑往魚山而從宜巖祿已誅璪反正仲德撫慰軍民而還有曹總領者盜御馬東行



制旨諭行省討之仲德既殺賊德全欲功出已殺曹黨四  
十八人三月阿朮魯攻蕭縣游騎至徐德全馬悉為所邀  
仲德時往宿州德全以失馬故始議救蕭縣遣張元哥苗  
秀昌率騎八百以往未及交戰元哥退走北兵掩之皆為  
所擒殺之蕭縣遂破四月仲德陽以關糧往邳州州官出  
迎就執德全并其子殺之餘黨之外一無所問闔郡稱快  
初完顏胡土以遙授徐州節度往帥嚴祿軍於永州北保  
安鎮時祿已為從宜在碭山數年又得士心忽土到軍士  
不悅二月辛卯夜遂為總領張璪崔振所害吏部郎中張  
敏修忽土下經歷官乃以軍變脅嚴祿降北祿佯應之陰

召永州守陳立副招撫郭昇會諸義軍赴保安鎮誅作亂  
者軍夜至祿遣敏修召璪振計事二人不疑介胄而至及  
其黨與皆為祿所殺徐州去保安百里行省聞之來討會  
祿已反正乃以便宜授祿行元帥左都監就佩忽土虎符  
朝廷復授祿遙領歸德知府兼行帥府事夫幾

大元將阿朮魯兵至保安祿夜遁後祿聞官奴變一軍頓  
徐宿間幾一月遂投漣水敏修入徐五月詔仲德赴行在  
時官奴已變官屬懼為所紿勸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  
辨真偽耶死亦當行尋使者至果官奴之詐六月官奴誅  
詔仲德議遷蔡仲德雅欲奉上西幸因贊成之及蔡領省



院事無鉅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  
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  
願遷徙日夕爲上言西行不便未幾大兵梗路竟不果行  
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遷爲恨是月上至  
蔡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爲遊息之所仲德諫曰自  
古人君遭難播越于外必痛自刻苦貶損然後可以克復  
舊物况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  
宮闕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嘗勞  
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後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  
濟大事上遽命止之八月定進馬遷賞格每申馬一匹或

二匹以上遷賞有差自是西山帥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  
馬進凡得千餘匹以末撚阿典領之又遣使分詣諸道徵  
兵赴蔡得精銳萬人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朮甲咬  
住監督修繕不踰月告成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  
安遂以蔡爲可守矣魯山元帥元志領軍千餘來援時諸  
帥徃徃擁兵自固志獨冒險數百里且戰且行比至蔡幾  
喪其半上表異之賜以大信牌升爲總帥息州忠孝軍帥  
蔡八兒王山兒亦來援壬午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  
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郎中移刺克忠白  
之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諭仲德曰此軍



列傳  
得方欲僭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  
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  
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  
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  
大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  
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九月蔡城戒嚴行  
六部尚書蒲察世達以大兵將至請諭民併收晚田不及  
者踐毀之母資敵制可丙辰詔裁冗員汰冗軍及定官吏  
軍兵月俸自宰執以下至于皂隸人月支六斗初有司定  
減糧人頗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

斗下六斗人復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軍輒多受賞連  
中者或面賜酒人益爲勸且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  
謀也甲子分軍防守四面十月壬申朔大兵壕壘成耀兵  
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而退十一  
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傳城有司盡藉民丁防守不足則括  
婦女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蔡既受圍仲德營畫  
禦備未嘗一至其家拊存軍士無不得其懽心將校有戰  
亡者親爲賻祭哭之盡哀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築柵浚  
濠爲備雖克之不能入也但於城上立柵南北相去百餘  
步而已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終不能拔三年正月



庚子朔大兵以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飢窘愁嘆而已  
圍城以來戰歿者四帥三都尉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  
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戊申  
大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音  
來日復集己酉大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  
及己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  
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  
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  
耶於是參政李本魯婁室兀林荅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王  
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  
焉仲德狀貌不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謹  
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  
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材人有  
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嘗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  
民爲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  
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  
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  
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  
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列傳第五十七

列傳第五十八

金史百二十

勅修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兼中書省丞相兼樞密院副使領經筵事都總管臣脫脫奉

世戚

石家奴

裴淵達

忽覲

徒單恭

烏古論蒲魯虎

唐括德溫

烏古論粘沒合

蒲察阿虎迭

烏林答暉

蒲察鼎壽

徒單思忠

徒單緝

烏林答復

烏古論元忠子誼

唐括貢

烏林答琳

徒單公弼

徒單銘



徒單四喜

金昭祖娶徒單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見世祖時烏春為難世祖欲求昏以結其驩心烏春曰女直與胡里改豈可為昏世宗時賜夾谷清臣族同國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則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則莫能詰也有國家者昏因有恒族能使風氣淳固親義不渝而貴賤等威有別焉蓋良法也歟作世戚傳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察出虎水祖斛魯短世祖外孫桓赦散答之亂昭肅皇后父母兄弟皆在敵境斛魯短以計迎還之石家奴自幼時撫養于太祖家及長太祖以女妻

之年十五從攻寧江州敗遼主親軍攻臨潢府皆有功襲謀克其後自山西護齊國王謀良虎之喪歸上京道由興中是時方攻興中未下石家奴置柩于驛率其所領猛安兵助王師遂破其城從宗望討張覺再從宗翰伐宋宗翰聞宗望軍已圍汴遣石家奴計事抵平定軍遇敵兵數萬敗之遂見宗望已還報宗翰聞其平定之戰甚嘉之明年復伐宋石家奴隸婁室軍婁室討陝西未下石家奴領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會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為元帥石家奴為副襲諸部族以還未幾有疾退居鄉里天眷間授侍中駙馬都尉再以都統定邊部熙宗賜御



書嘉獎之封蘭陵郡王除東京留守以病致仕卒年六十  
三加贈鄭王正隆奪王爵封魯國公

裴蒲達本名忽撻婆盧木部人爲人淳直孝友天輔六年  
從蒲家奴追叛寇於鐵呂川力戰有功熙宗娶忽撻女是  
爲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襲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  
尉封徐國公皇統元年除會寧牧居數歲以太尉奉朝請  
九年悼后死無何海陵弒熙宗欲邀衆譽揚熙宗過惡以  
悼后死非罪於是封忽撻爲王天德三年薨子忽覲爲燕  
京留守以罪免居中都海陵命馳驛赴之及葬使祕書監  
納合椿年致祭賻銀五百兩

忽覲天眷三年權猛安皇統元年爲行軍猛安歷橫海崇  
義軍節度使以后戚怙勢賊汗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爲  
父及死爲之行服而分其資在崇義諷寺僧設而受其施  
及留守中京益驕恣苟可以得財無不爲者選諸猛安富  
人子弟爲扎野規取財物時號閑郎君朝廷以忽覲與徒單  
恭等汗濫至甚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忽覲以賊罷海陵  
以忽覲所至縱家奴擾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閑雜人條約  
天德三年復起爲鄭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卒年三  
十九

徒單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爲奉國上將軍以告吳十反



事超授龍虎衛上將軍爲戶部侍郎出爲濟南尹遷會寧牧  
封譚國公復出爲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一佛像自稱  
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  
盡入其家百姓號爲金總管秉德廉訪官吏斜也以賊免  
海陵篡立海陵后徒單氏斜也女由是復用爲會寧牧封  
王未幾拜平章政事海陵獵於胡刺渾水斜也編列圍場  
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海陵謂宰相曰斜也爲相朕非  
私之今聞軍國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無取豈千慮無  
一得乎他宰相無以對溫都思忠舉數事對曰某事本當  
如此斜也輒以爲如彼皆妄生異議不達事宜臣速事康

宗累朝宰相未嘗有如斜也專恣者海陵默然斜也於都  
堂脊杖令史馮仲尹御史臺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猛  
安部人撒合出者言斜也強率取部人財物海陵命侍御  
史保魯鞫之保魯鞫不以實海陵杖保魯而以撒合出爲  
符寶祗候改隸合扎猛安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  
定哥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刺爲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  
強納兀魯爲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撻  
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  
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亨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  
賀其母兀魯以言慰亨母忽撻亦以怨望指斥誣兀魯海



陵使蕭裕鞠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  
兀魯斜也因而盡奪查刺家財大定間皆追正之海陵以  
兀魯有怨望語斜也不奏遂杖斜也免所居官俄復爲司  
徒進拜太保領三省事兼勸農使再進太師封梁晉國王  
貞元二年九月斜也從海陵獵于順州方獵聞斜也薨即  
日罷獵臨其喪親爲擇葬地遣使營治及葬賜輜輶車上  
及后率百官祭之賜謚曰忠正隆間改封趙國公再進齊  
國公其妻先斜也卒海陵嘗至其葬所致祭起復其子率  
府率吾里補爲諫議大夫大定間海陵降爲庶人徒單氏  
爲庶人妻斜也降特進鞏國公

烏古論蒲魯虎父當海國初有功蒲魯虎通契丹大小字  
娶宋王宗望女昭寧公主什古熙宗初爲護衛改牌印常  
侍左右轉通進襲父謀克再遷臨海軍節度使改衛州防  
禦使海陵賜食內殿謂之曰衛州風土甚佳勿以防禦爲  
降也對曰頗聞衛州官署不利守者即日改汾陽軍節度  
使賜衣服佩玉帶劍入爲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親  
臨哭之后妃皆弔祭賻贈甚厚有司給喪事贈特進駙馬  
都尉正隆例贈光祿大夫

唐括德溫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也曾祖石古從太祖平  
臘醅麻產領謀克祖脫孛魯領其父謀克從太祖伐遼攻



寧江泰州戰有功父撻懶尚康宗女從宋王宗望以軍二萬收平州至城東十里許遇敵兵甚衆戰敗之太祖賞賚甚厚授行軍猛安皇統初遷龍虎衛上將軍歷興平臨海等軍節度使德溫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國長公主天眷三年授宣武將軍皇統元年從都元帥宗弼南征以善突戰遷廣威將軍六年遷定遠大將軍七年授殿前右副都點檢天德初改殿前左副都點檢遷兵部尚書出爲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改橫海軍節度使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世宗即位封道國公爲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世襲謀克

三年九月九日世宗以故事出獵謂德溫曰扈從軍士二千飲食芻秣能無擾百姓乎嚴爲約束仍以錢一萬貫分給之四年爲勸農使出爲西京留守賜犀弓玉帶召入爲皇太子太傅卒上輟朝親臨喪奠祭賻贈甚厚十八年追錄其父撻懶并德溫前後功授其長子駙馬都尉鼎世襲西北路沒里山猛安徙隸泰州

烏古論粘沒曷上京胡刺溫屯人也移屯河間祖喚端太祖伐遼常侍左右追遼主延禧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襲謀克父歡覲官至廣威將軍粘沒曷尚睿宗女冀國長公主初爲護衛天德二年襲謀克海陵伐宋爲押軍猛安



世宗即位軍選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加駙馬都尉  
歷左副點檢禁直被酒不親視宿鏹杖四十遷右宣徽使  
勸農使出爲興平軍節度使改廣寧尹賜錢三千貫粘沒  
曷至廣寧嗜酒不視事上以兵部員外郎宗安爲少尹詔  
宗安戒諭之上謂宗安曰汝能繼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  
大定中粘沒曷卒上聞之遣其子駙馬都尉公說馳驛奔  
喪賜錢三千貫泐路祭物並從官給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將軍尚海陵姊遼國長公主迪鉢  
爲駙馬都尉遼國薨繼尚鄧國長公主崔哥皇統三年爲  
右副點檢五年使宋爲賀正旦使改左副點檢禮部工部

尚書廣寧咸平臨潢尹武定軍節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  
八海陵親臨葬贈譚王正隆例贈特進楚國公

烏林荅暉本名謀良虎明德皇后兄也天眷初充護衛以  
捕宗磐宗雋功授忠勇校尉遷明威將軍從宗弼北征遷  
廣威將軍賞以金幣尚廐擊毬馬父之除殿中侍御史再  
除蒲速碗群牧使謹畜牧不事遊宴孳產蕃息進秩改特  
滿群牧使世宗即位召見行在除中都兵馬都指揮使世  
宗至中都將遣使於宋以暉爲使世宗曰暉嘗私用官錢  
五百貫廼數其罪而罷之遣高忠建往因謂宰臣曰朕於  
賞罰豪髮無所假借果公廉辦治雖素所不喜必加升擢



若抵冒公法雖至親不少恕遷都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諸王百官會喪賻銀千兩重  
綵四十端絹四十匹詔以暉第三子天錫世襲納鄰河猛  
安親管謀克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欽懷皇后父也賦性  
沈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尚熙宗女鄭國公主  
貞元三年以海陵女弟慶宜公主子加定遠大將軍爲尚  
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歷  
符寶郎蠡州刺史濬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  
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歷東平府橫海軍入爲右宣徽使改

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改  
河間尹號令必行豪右屏跡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  
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官上聞之深加悼惜喪  
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賻銀綵絹明昌三年以皇  
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爲皇后長子彜  
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  
貴驕人當時以爲外戚之冠云

徒單思忠字良弼本名寧慶魯祖賽補尚景祖女從太祖  
伐遼戰歿于臨潢之渾河父賽一尚熙宗妹正隆末爲統  
柁群牧使契丹賊窩斡擾北邊賽一與戰死之大定初贈



金吾衛上將軍思忠通敏有才頗通經史世宗在濟邸撫  
養之賦性寬厚十有二歲從上在濟南一日與姻戚公子  
出遊近郊有醉人腰弓矢策馬突過諸公子怒欲鞭之思  
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責遂釋之其人行數十步忽執弓  
矢思忠恐欲傷人速馳至其傍奪其弓弛而還之上聞之  
嘉有識量由是常使侍側尚皇第二女唐國公主大定初  
世宗使思忠迎南征萬戶高忠建完顏福壽于遼口察其  
去就思忠知其誠意乃與俱至東京世宗即位如中都思  
忠從行軍國庶事補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衛  
將軍二年加駙馬都尉卒上為輟朝即喪所臨奠命有司

備禮葬之營費從官給十九年上追念思忠輔立功贈驃  
騎衛上將軍仍授其子鐸武功將軍世襲中都路烏獨渾  
謀克

徒單繹本名木輩其先上京按出虎達阿人祖撒合蕤國  
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謀克奪古阿隣猛安繹姿儀  
通諸國語尚熙宗第七女潘國公主充符寶祗候遷御院  
通進授符寶郎歷宣德泰安淄州刺史有廉名改同知廣  
寧府事以母鄂國公主憂不赴世宗特許以憂制中龍象封  
服闋授同知濟南府事二十六年遷棣州防禦使以政迹  
聞升臨海軍節度使卒繹家世貴寵自曾祖照至繹尚公



主者凡四世云

烏林荅復本名阿里刺東平人也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  
世宗第七女宛國公主授駙馬都尉改引進使無符寶郎  
出為蠡州刺史三遷歸德軍節度使明昌三年轉知興中  
府事又之為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承安四年拜絳陽軍節  
度使卒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其先上京獨拔古人父訛論尚  
太祖女畢國公主元忠幼秀異世宗在潛邸以長女妻之  
後封魯國大長公主正隆末從海陵南伐世宗即位遼陽  
時太保昂為海陵左領軍大都督遣元忠朝于行在遂授

定遠大將軍擢符寶郎諭之曰朕初即位親密無如汝者  
侍從宿衛宜戒不虞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除遊侍局使  
遷殿前左衛將軍從世宗獵上欲射虎元忠諫止之進殿  
前右副都點檢為賀宋正旦使還轉左副都點檢坐家奴  
結攬民稅免官十一年復舊職明年升都點檢十五年北  
邊進獻命元忠往受之及還詔諭曰朕每遇卿直宿其寢  
必安今夏幸景明宮卿去久朕甚思之會大興府守臣關  
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寘獄皇姑梁國大長  
公主屬蜀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  
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以其



子誼尚顯宗長女薛國公主十八年擢御史大夫授撒巴  
山世襲謀克世宗問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孰可相者良弼  
以元忠對乃拜平章政事封任國公進尚書右丞相策論  
進士之科設元忠贊成之世宗將幸會寧元忠進諫不聽  
出知真定府尋復詔爲右丞相世宗欲麾上京城元忠曰  
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凋弊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  
復况土性踈惡魔之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  
益困矣駕東幸久之未還元忠奏曰竊輿駐此已閱歲倉  
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實諸法  
恐傷陛下仁愛世宗嘉納之尋出爲北京留守責諭之曰  
汝強悍自用顯權而結近密汝心叵測其速之官後左丞  
張汝弼奏事世宗惡其阿順謂左右曰卿等每事依違苟  
避不肯盡言高爵厚祿何以勝任如烏古論元忠爲相剛  
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於是改知真定府事務知河  
間明昌二年知廣寧府以河間修築毬場擾民會赦下除  
順義軍節度使乞致仕不許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北京留  
守徙知濟南府過闕令預宴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  
移守南京尋改知彰德府卒訃聞上遣宣徽使白琬燒飯  
賻物甚厚元忠素貴性麁豪而內深忌世宗嘗責之又所  
至不能戢奴僕世以此爲訾云子誼



誼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陵女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婦預焉上曰此女亦太祖之曾孫猶朕之女乃父廢亡非其女之罪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尚顯宗女廣平郡主誼歷仕官衛爲人麁豪類其父二十六年上謂原王曰元忠勿望其可復相也雄名又不及乃父朕嘗宥待殊不知恩汝宜知其爲人謂平章政事襄曰雄名可令補外自今宮掖官已有昔補外者比及庭授即母令入官於是誼除同知澄州軍州事章宗即位廣平郡主進封鄴國長公主誼改順天軍節度副使加駙馬都尉承安元年累遷祕書監兼吏部侍郎改刑部遷工部尚書泰和元年遇父元忠憂二年以本官起復三年知東平府事改知真定府事六年伐宋遷元帥左都監七年轉左監軍八年拜御史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寧初以謀逆伏誅

唐括貢本名達哥太傅阿里之子也尚世宗第四女異國公主授駙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衛直副都指揮使五遷刑部侍郎坐擅離職削官一階出爲德州防禦使升順天軍節度使移鎮橫海召爲左宣徽使遷兵部尚書改吏部轉禮部尚書兼大理卿先是大理卿闕世宗命宰臣選可授者左丞張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上曰子益雖明法而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也



大理須用公正人右丞粘割幹特刺舉貢可任以閑簡部  
分而兼領是職遂以貢爲之二十八年拜樞密副使章宗  
立爲御史大夫會貢生日右丞相襄參知政事劉璋吏部  
郎中膏中都兵馬都指揮使和喜爲貢壽遂犯夜禁和喜  
遣軍人送襄至第監察御史徒單德勝劾其事下刑部逮  
膏等問狀上以襄璋大臣釋之而貢等各解職尋知大興  
府事復爲樞密副使乞致仕不許進樞密使封莘國公改  
封蕭復上表乞退上曰向已嘗告續知意欲外除今之告  
將復若何遂優詔許之尋起知真定府事泰和二年薨  
烏林荅琳本名留住尚部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貞祐元年

爲靜難軍節度使夏人犯邠州琳降會延安府遣通事張  
福孫至夏國夏人使福孫見琳時已中風公主令人以狀  
付福孫屬以懇禱朝廷冀早太平得還鄉之意福孫具以  
聞詔賜以藥物

徒單公弼本名習烈河北東路筭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  
尚熙宗女加駙馬都尉終武定軍節度使公弼初充奉御  
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遠大將軍駙馬  
都尉改噐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丁父憂起復  
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  
弼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除濱州刺史再



遷兵部侍郎累除大名府事是時伐宋軍興有司督逋租及牛頭稅甚急公弼奏軍士從戎民亦疲弊可緩徵以紓民朝廷從之大安初知大興府事讞武清盜疑其有寃已而果獲真盜歲餘拜參知政事進右丞轉左丞至寧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貞祐初進拜右丞相罷知中山府事是時中都圍急不可行圍解宣宗曰中山新被兵不如河中善乃改知河中府歷定國軍節度使事太孫太師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薨宣宗輟朝贈謚恪愿

徒單銘字國本顯宗賜名重泰祖貞別有傳父特進涇國公性重默寡言粗通經史事母盡孝大定末充奉御章宗

即位特勅襲中都路渾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醞直長累遷侍儀司令宿直將軍尚衣局使兵部郎中與大理評事孫人鑑為採訪使覆按提刑司事改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為永定軍節度使移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大安三年改知大名府就陞河北東西大名路安撫使大名荐饑重困銘乞大出交鈔以賑之崇慶初移知真定府復死河北東西大名路宣撫使至寧元年九月奉迎宣宗于彰德府俄拜尚書右丞出為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能赴貞祐二年卒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



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肅維  
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爲昏因他姓  
不得參焉女爲王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  
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  
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  
裴蒲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  
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  
矣

徒單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丁酉夜四喜  
內侍馬福惠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  
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  
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諫不可  
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  
勅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旨所取兩宮柔妃  
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葉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鞏國夫人  
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  
珠如粟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  
賜忠孝軍以兩宮隨行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鏡  
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  
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邏回聞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



后旨馳還癸卯入京頓四喜家少頃還宮復議以是夜再  
往太后備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四喜木甲塔  
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顏氏以忠孝卒九十  
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爲門卒  
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  
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  
之過明日立以數十騎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  
往立左右扼腕欲加刃立遙見問汝是放忠孝軍出門者  
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實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有所省  
顧群卒言此官人我識之前築重城時與我同事我所部  
十餘卒盜官木累當死此官人不之問但笞數十而已此  
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曰業已放出吾不汝罪也  
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  
入宮上曰汝父汝妻獨得出耶下之獄皆斬於市  
贊曰四喜奉迎兩宮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宮周  
旋兵間以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徇之  
耳他無策也四喜奉其私親以歸而望人主貸其死豈非  
愚乎



列傳第五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金史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前中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脫脫奉

勅修

忠義一

胡沙補

特虎雅

僕忽得

粘割韓奴

曹珪

温迪罕蒲覲

訛里也

納蘭綽赤

魏全

鄯陽

夾谷守中

石抹元毅

伯德梅和尚

烏古孫兀屯

高守約

和速嘉安禮

王維翰

移刺古與涅



宋衷

烏古論榮祖

烏古論仲温

九住

李漢

劉德基

王毅

王晦

齊鷹揚

木甲法心

高錫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

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列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

朝廷從之烏率仁哉

聖元之為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

聖元之為政足為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胡沙補完顏部人年三十五從軍頗見任用太祖使僕剌刺往遼國請阿疎實觀其形勢僕剌刺還言遼兵不知其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尚未大集及見統軍使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為



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渤海軍向胡沙補且笑且言曰  
聞女直欲爲亂汝輩是邪具以告太祖又曰今舉大事不  
可後時若俟河凍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蚤伐  
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州戰于達魯古城皆  
有功賜以旗鼓并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  
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幹魯幹魯使胡沙補撒八往  
報會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幹魯乃進兵永昌怒遂殺  
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  
汝叛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絕口至死年五  
十九天會中與撒八俱贈遙鎮節度使

特虎雅撻瀾水人軀幹雄偉敢戰鬪達魯古城之役活女  
陷敵中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拒特虎先登敗  
之攻盧葛營麻吉墮馬特虎獨殺遼兵數輩掖而出之賞  
賚逾渥自臨潢班師至遼河余睹來襲婁室已引去特虎  
獨殿馬憊乃步鬪婁室與數騎來救特虎止之曰我以一  
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没于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伐蕭海里有功與酬幹俱  
招降燭悞水部族酬幹爲謀克僕忽得領行軍千戶從破  
黃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僕  
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幹僕忽得往斃古河籍軍



馬燭儂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幹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弔賻加等六年正月幹魯伐實里古達于石里罕河追及於合撻刺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幹魯求酬幹僕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贈酬幹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酬幹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隸軍從太祖伐遼率濤溫路兵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驚古城邑皆降之敗室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粘割韓奴以護衛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君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為鄉導詔曰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刺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復詔幹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為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產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



部詔荅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  
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  
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詔荅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  
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討  
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  
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  
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  
往也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  
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  
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

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蕃部所居城名  
骨斯訛魯及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者  
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  
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壻阿本斯領兵  
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  
此人非隸朝廷蕃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  
中安置毋令失所是歲粘拔思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  
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  
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秀里余  
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



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  
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  
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  
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猝下使韓  
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  
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厚乎大  
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  
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事世宗嘉韓奴  
忠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  
巡檢婁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

甚閔之以詳古爲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爲武器  
署直長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  
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叙詔曰珪  
赤心爲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  
其功更進一官正班用之

溫迪罕蒲睹爲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諸群  
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林勇者數十人給以兵仗  
陰爲之備賊不得發乃給諸奴曰官闕兵器願借兵仗以  
應闕諸奴以爲實然遂借與之明旦賊至蒲睹無以禦之



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母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鬻而殺之子與孫皆與害是時迪幹群牧使徒單賽里副使赤盞胡失答耶魯瓦群牧使鶴壽歐里不群牧完顏朮里骨副使完顏辮不失卜迪不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朮典兀詳穩加古買住胡睹兀詳穩完顏速沒葛轄朮兀詳穩高彭祖等皆遇害鶴壽鄆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衆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訛里也契丹人爲尚廐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幹叱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幹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從行驍騎軍士聞孫史大習馬小底頗答皆被害三年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聞孫史大皆贈修武校尉頗答贈忠翊校尉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旁近村寨爲兵出家馬百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口由是賊衆月餘不得進旣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



戰賊兵十倍遂見執鬻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  
廕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義盡籍  
城中兵民及部曲廝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義善  
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爲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  
益勵不衰募人往斫爽營全在選中爲爽兵所執爽謂全  
曰若爲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爽乃殺之  
至死罵不絕口僕散揆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  
以騎二千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爽兵遇乞住分兩  
翼夾擊爽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柵  
焚其浮梁義出兵應之爽兵大潰赴淮死者甚衆爽與其  
副田林僅脫身去餘兵脫者十之四詔遷義防禦使乞住  
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贈蒲烈古  
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刺贈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  
妻爲鄉君賜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  
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用所贈官蔭仍以全死節送  
史館鏤版頒諭天下

鄴陽宗室子爲符寶祗候完顏石古乃爲護衛十人長至  
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變起倉  
猝中外不知所爲鄴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



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  
殺一人者賞銀一定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  
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  
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寶祗候鄴陽  
忠孝勇果沒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鄴  
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嘗從拒戰猛安賞錢五  
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沒者贈  
賞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貫石俸給之俟年十五以  
聞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清

池聞喜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  
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蒿琢北京臨洮路按察  
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事  
謫韓州刺史尋復同知平涼府事大安二年爲秦州防禦  
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兵數萬人  
鞏州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  
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涼要  
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道  
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殺之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按行  
秦中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東京留守仍收其子元



母為筆硯承奉

石林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苾果歌仙謀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盜白晝恣劫為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為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裒省檄錄陝右五路刑獄無冤人復委受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明昌初驛召為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時石嵐間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襲盡殪之二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別郡有殺人者屢鞫不伏元毅訊不數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田多山

坂磽瘠大比時定為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十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眾眾感其忠爭為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屢戰久之眾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驚悼贈信武將軍召用其子世勣侍儀司承應世勣後登進士第奏名之曰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耶歎賞者久之元毅性沈厚武勇



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嗟歎賞慕喜動顏色  
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秦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收充護  
衛授曷魯梳群牧副使未幾復召為護衛十人長改尚廐  
局副使遷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拱衛使典尚廐者十餘年  
積勞特選官二階除復州刺史明昌初為西北路副招討  
改秦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移鎮崇義軍時有  
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擢為副統會敵入  
臨潢梅和尚暨護衛闌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  
梅和尚直擣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

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復殺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為  
流矢所中死闌合土等皆沒上聞之震悼詔贈龍虎衛上  
將軍躡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  
其子都奴為軍前猛安中奴護喪就差權同知臨潢府事  
李達可為勅祭使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為勅  
葬使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梅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  
從軍久有功其議所以酬之乃命為典署丞

烏古孫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襲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  
充萬戶備邊有功除歸德軍節度副使改盤安軍察廉遷  
同知速頻路節度使事以憂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



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騎萬人侵唐州元屯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巡檢蒲閉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元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撒虎帶以精兵百人自西門出繞出東北宋兵營後掩擊之殺數十百人宋兵大亂殆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元屯出兵與軍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爲三一出入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發中衝宋兵爲二遂大潰追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獲馬三百匹宋別將以兵三千來襲遇之竹林寺殪之納合軍勝手殺宋將取其金帶印章以獻詔遷元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梁縣令各進兩階元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爲右副元帥完顏匡右翼都統匡取棗陽遣元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以強弩拒岸元屯分兵奪其三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柵遂取神馬坡從攻襲至漢江元屯亂流徑度復進一階號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遷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軍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遷西南路招討使元屯御下嚴酷軍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賜金吐鵲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貞祐元年



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  
戰沒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  
史

大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獻已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  
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  
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崇義軍節度使  
謚忠敬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博學淹貫經  
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為秦安州刺史貞祐初出

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  
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繕完為禦守計已而  
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  
無兵接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為  
誰或妾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  
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背而殺之詔贈秦定軍節度使謚堅  
貞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龍山人父庭遼季率縣人保縣東山  
後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  
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



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喪息歷弘政獲嘉令  
佐胥持國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戶籍判官補  
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  
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  
審讞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  
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  
員外郎轉右司郎中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  
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雨  
復詔維翰曰兩雖霑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猶愈於荒  
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救麥諭百姓  
使知之八年宋人受盟還為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  
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他弱  
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蘇師旦無復敢執其  
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卿兼潞  
王傳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  
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縉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  
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  
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改刑部尚書  
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為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  
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



惜勿恐吾家盜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爲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謚貞潔

移刺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貞祐初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連中其頸旣拔去復中其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宋晟中都宛平人也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寧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補尚書

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言巡使時固安縣丞劉昭與部民裴原爭買鄰田宸用昭原使母爭御史臺劾奏奪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蘇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禦使移濟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必南軍正月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宸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踴躍於世云



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都轉運司都勾判官轉弘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戶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力戰死之贈安武軍節度使賜諡忠男

烏古論仲溫本名胡刺蓋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刑判官改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然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

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滑州刺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將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溫嘗治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平陽巨鎮易為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

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謚忠毅歲時致祭

九佳宗室子為武州刺史唐括孛速為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



大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違恤家爲無何城破力戰而死李果速亦不屈死焉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李果速建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碑歲時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爲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爲兵搏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荅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時年三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爲立碑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又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縊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即前跪將降毅以足踏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刃斫其脛毅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憙常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京轉運戶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涼治中召爲少府少監遷戶部郎中貞祐初

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衆皆踊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爲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



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為筆硯承奉

齊鷹揚淄州軍事判官楊敏中屯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州民貞祐初

大元兵取淄州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眾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槊投數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廟于州以時致祭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乞驢特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木甲法心薊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為提

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刺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

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為計耶城破死于陣咬查刺被執亦不屈而死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紇舍與雞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眾潰而出紇舍十方奴死之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咬查刺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紇舍金紫光祿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仍命樹碑以時致祭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  
萍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度支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  
兼尚林署直長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  
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  
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列傳第五十九

列傳第六十

金史百二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京兆府奉

勅修

忠義二

吳僧哥

烏古論德升

張順

馬驤

伯德宏哥

奧敦醜和尚

從坦

李木魯福壽

吳邦傑

納合蒲刺都

女奚烈幹出

時茂先

溫迪罕老兒

梁持勝

賈邦憲

移刺阿里合

完顏六斤

紇石烈鶴壽



蒲察婁室

女奚烈資祿

趙益

侯小叔

王佐

黃摑九住

烏林答乞住

馳滿斜烈

尼厖古蒲路虎

兀顏畏可

兀顏訛出虎

粘割真

吳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刺紮上沙鷺部落人拳勇善騎射  
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為兵僧哥充馬軍千戶有功貞祐初  
遷萬戶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真授同  
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真授節度副使權  
節度副使燕曹兒真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  
有差衆苦乏食僧哥乞賜糧千五萬斛朝廷以為應州已  
破朔為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  
於嵐石隰吉絳解之間未行

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兼  
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岢嵐州防禦使  
事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哥力憊馬  
躓死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  
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絳陽軍節度副  
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  
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



州防禦使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秦州殘破東北路招討司猛安謀克人皆寓于鞏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鞏州為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秦州及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林撚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宗怒語在盡忠傳無何出為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

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直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

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為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兀里偉尚幼詔以奉御俸養之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玉



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  
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為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  
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  
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為忠孝  
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  
將軍同知棣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  
優加任用

馬驥禹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為曹州濟陰  
令四月

大元克曹州驥被執軍卒擄掠求金驥曰吾書生何從得  
是又使跪驥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為大金鬼足  
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時致  
祭貞祐四年七月詔以其男惟賢于八貫石局分收補  
伯德密哥西南路咩紮奚人壯健沉勇

大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密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  
州已破密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披荆棘徃  
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帥府承制除密哥武義將軍空涼  
軍節度副使姚里鴉胡武義將軍節度判官姚里鴉兒武  
義將軍觀察判官密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觖望縱兵  
剽掠興定元年詔密哥遙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鴉



胡權同知節度使事姚里鴉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  
與定三年宓哥特遷三官遙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真授東  
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絕宓哥率眾潰圍  
走保長寧寨詔各進一官戰沒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宓  
哥死之

奧屯醜和尚為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

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  
屈遂死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  
義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舉奉先范陽三都統兵

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略海州頃之充宣差都  
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戒  
守而村落之民皆嘗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  
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稅  
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令寶昌  
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地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  
可以強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  
勢陝洛之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為一提控四  
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產銀鐵若以鹽  
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為食可以



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逐食已而復還濟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造給降度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廩不給飢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則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資遷秩躐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日之彼若以爲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大陽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自河北爲貶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樞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况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親冒矢石爲士卒先少寬聖主之憂族人道哥實同此心願隸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年改輝州刺史權河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求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強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求錫旣行留汜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

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求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大



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求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鄴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節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求錫皆不報久之求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間之衆可留扞城其餘府州皆當散屯于外以為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移于屯守之地是為長策從之加遙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為營為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

大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垣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從坦自殺贈昌武軍節度使

李求魯福壽為唐邑主簿

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為

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納合蒲刺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累除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涼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刺都擊走之以功加遙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為平西軍就以蒲刺都為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

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為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眾寡擇勇敢謀略者為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涼府事入為戶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刺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讎怨頑力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刺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眾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葦縣以



北黃河南岸及金鉤吊橋虎牢關號州嶧嶺凡斜徑僻路  
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  
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  
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女奚烈幹出仕至棹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  
已而大兵至幹出拒戰中流矢病創卧花帽軍張提控言  
兵勢不可當宜速降幹出曰吾曹坐食官祿可忘國家恩  
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  
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仗以入督幹  
出使出降幹出曰聽汝所爲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

于出降初棹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  
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繕完樓堞置戰守之具  
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內潰被執不屈而死詔幹出謹各贈  
官六階升職三等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  
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  
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  
罵賊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剄之至死罵不絕詔贈武節  
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事

溫迪罕老兒爲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



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  
龍虎衛上將軍婆速兵馬都總管以其姪黑廝為後特授  
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軍節度  
使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太常  
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  
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怒杖之八  
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  
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  
受萬奴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

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  
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  
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  
州刺史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直有勇略

大元攻河東邦憲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  
降邦憲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  
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獻輒以衰老  
為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  
以為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



自剄贈奉直大夫本縣令

移刺阿里合遼人興定間累遷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

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矢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資真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顏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蔭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方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右都監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脫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遷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褒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顧塵起以爲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復據新蔡新息褒信



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戶從大軍出  
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真滁二州及盱眙  
軍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宮同提舉大  
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  
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  
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軍都統充  
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  
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壩  
一切掠良人爲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勅有司凡鶴壽  
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尋遷授同知

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  
一百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  
入宋襄陽界遷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遷授睢州刺  
史二年攻襄陽三敗宋兵改遷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  
宋石渠寨決去襄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遷授  
汝州防禦使四年宋扈大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  
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  
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木虎移  
刺答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  
士優遷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祿大夫遷授武勝軍節度使



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擢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  
興定五年十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  
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  
調慶都牟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  
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  
闕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遙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  
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白撒由秦州  
進兵抵棧道宋人悉銳來拒婁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  
塵為疑兵別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乘勝遂拔興元

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左都監  
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詔褒寵進一階賜銀二  
百兩重幣二十端遙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  
鄜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  
襄勇勅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資祿本姓張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  
易縣尉遷潞縣主簿貞祐初遙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秦  
州三年遙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  
史賜今姓久之遙授同知臨兆府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  
帥右都監完顏阿鄰破宋兵于梢子嶺三年攻破武休關



資祿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祿更加官職一等遙授通遠軍節度使刺史如故五年遙授隴安軍節度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陝西行省奏軍官關真卿久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銀青榮祿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祿褒贈尚薄詔錄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

大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陝屢戰有功晉陽公郭文振署為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眾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眾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擢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迺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歎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錄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為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眾乞假



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飯僧祭葬以盡戚黨之禮頃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爲盡棄輜重裨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絕浮橋撫定其衆遷昭毅大將軍遙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

夫元軍騎十萬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歛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訛可謂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功卓異或疑尚在遽令阿外代之絕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中聚兵數千人擁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遙授寶昌軍節度副使

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若妻子為質柰何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徙沁州王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赦

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其子為符寶典書

黃樞九住臨潢人大定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為大理執法同知薊州軍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彰德府事戰歿贈榮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錄用其子孫

烏林答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事歷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蒲與路節度使未幾以罪奪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



官賞銀百兩重幣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  
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  
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歿贈榮祿大夫參知  
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陀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  
押軍萬戶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遷知  
平涼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

大元兵復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兀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  
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

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侍  
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  
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為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  
使是歲

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兀顏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  
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為左  
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  
賊據九仙山為巢穴畏可擁眾不擊賊愈熾東平行省蒙  
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鎮西軍權經略副



使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兗州破死焉

元顏訛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度副使召爲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戶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秦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徙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與恩州刺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錄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玉吐鶻改戶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爲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



餘人皆死之

列傳第六十





